



# 死神曾兩次與我擦肩而過

□林克于

我這人福大命大，死神曾兩次與我擦肩而過。

1972年我來到重慶長航工作，在一艘駁船上做水手。那時我才16歲，是頂替父親的工作由農村進城的。我知道工作來之不易，因此在船上總是勤勤懇懇，一丝不苟，把事情做得妥當。為此，船上的師傅曾多次表揚我，說我吃得苦，肯幹肯學。

我所在駁船是跑川江（重慶至宜昌）的，可載貨800噸，因此俗稱八字頭。船上定員6人，由於實行輪休，幾乎長期都有2人在家休假，其實在船上工作的只有4人。這6個船員中，都是四五十歲的老工人，只有實習的我是“晚字輩”，名副其實的“小崽兒”。

上船那天，船長對我說：“小林啊，你是農村出來的，工作不易，要好好珍惜呀，平時勤快點，清潔多做點，技術多學點，是會有好處的。”

我想也是，在家時，父母常教育我，力氣使了力氣在，何況還掙了表現。就這樣，我除自己應做的分內工作之外，幾乎承包了船上的日常清潔。

8月的一天，我所在的駁船載著貨在一拖輪的拖帶下，中午由重慶啟航下駛去宜昌，當夜宿涪陵李渡。19:00左右，船隊在李渡拋錨宿夜，我開始做起船員居住地的清潔。我將一個約5斤重的拖帕放進江里沖洗時，哪知由於水流太急，手中的拖帕繩滑了出去，拖帕隨水流而去。

在一側的船長不但沒安慰我，反而責怪，說我做事不小心，上船沒幾天，就丟三落四的。由於年輕氣盛，我在心裡“哼”了一聲，這有什麼了不起的，掉下去了，撿起來就是！說著，就將拖鞋一脫，一個魚躍動作跳下了滾滾長江。

我浮出水面後，看到拖帕在我前面約10米遠處，就使勁地向它游去。幾個大把握，終於將拖帕棍抓住，我得意地笑了，隨後向岸邊游去。

這時已是落日西下，暮色籠罩時分。在江里只能朦朧地看見岸邊的行人，我必須趕在天黑之前游上岸，否則就將成為長江魚的“美餐”。我游啊游啊，體力在一点点消耗，游的速度越來越慢，而向下的水流卻越來越急。這時我多想船上的師傅們快點推來划子（俗稱小木船，即輪船上備用的救生船）救救我，可是不知他們為什麼一點動作也沒有，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似的。我想这下遭了，必死無疑。

可就在我掙扎的時候，忽然看到我左前方約5米遠處的石嘴邊，有一位正在洗衣服的農村大嫂，我就像發現救命稻草似的，使盡渾身力氣向她游去，並呼喊著：“快救救我！”大嫂抬頭

看了看江面有人，就說：“你快把拖帕棍遞過來！”於是我將拖帕棍遞了過去，她一把抓住拖帕棍，使勁一拉，將我和拖帕一同拉到了岸邊。

“謝謝！謝謝！”我一個勁地不知說了多少個謝謝。而那位大嫂則嚴厲地批評我：“小兄弟，今後別這麼傻了，一個拖帕值幾個錢，命要緊啊！”

我的第二次歷險是1973年8月，我由駁船調到一個大型拖輪上。那晚，我拿著調條，背著行李，來到渝中區東水門碼頭上新調的拖輪報到。那時重慶囤船很少，到了夏天，由於船多囤船少，許多拖輪只好在港內水流較平緩的河中拋錨停泊休整，我所要上的船也是如此。

到了東水門碼頭，拖輪兩位值班的年輕水手划著一只小木船來接我。他們與我年齡相仿，也是上船不久的水手。兩位師兄一前一後划著小木船，前者撐竿，後者划槳。

他們將小木船由河中划到了岸邊接我。我提著行李十分高興地上了小木船。隨後小木船就輕輕駛離岸邊。哪知就在這時，一個巨浪打來，頓時把小木船打壓在了前面的囤船邊。由於水流的作用，囤船與小木船緊緊相吸，無論划槳的師兄怎樣使出渾身解數，也無法使小木船與囤船分開，朝對面河心停泊的拖輪駛去。

見此，自作聰明的我，便自告奮勇，站在小木船頭，手持撐竿，並將有羊角叉的一端伸向囤船，使勁一撐。哪知，羊角叉却又被囤船的一個障礙物緊緊挂住，我的右手腕被撐竿的彎鉤鉤住。由於我用力過猛，小木船與囤船瞬間分開，我因其身體在撐竿時形成的前傾，頓時一個倒栽葱，掉進了滾滾江水里。見此，在小木船頭的師兄毫不猶豫跳下了江里，緊緊地抓住我的衣領，以防湍急的江水把我沖走。也許是求生本能使然，也許是急中生智的反應，我倆几乎是同時側翻出了水面，並緊緊抓住小木船一舷，再往上伸，就平安地回到小船上，二位師兄把我送上了拖輪。

在我的兩次歷險中，使我懂得了生命的重要，也懂得了人在關鍵時刻需人拉一把的道理。（作者系重慶市南岸區作協副主席）

## 秋雨遐想

□唐安永

秋雨急緩交錯地下了整整一天，雨點一直在窗前的玻璃上纏綿著，發出滴答滴答的響聲，似乎敲打心底的不悅。夜幕降臨，華燈初上，晚風也悄悄地潛入城市的每個角落，我從熟悉的人群中抽身出來，沒入陌生的人流里，任憑秋風亲吻我的肌膚，秋雨拍打的軀體。

獨自撐著一把小傘，走在淅淅瀝瀝的秋雨中，看著一輛輛奔馳的汽車滾滾向前的車輪，肆意地將城市的寧靜碾碎，并用那耀眼的車燈，將雨幕中的城市切割出一片誇張的繁華。每個人都在疾行趕路，每個人都朝著自己的方向一路向前，也不管風雨會不會再來。人流中的每一個人的出發點或許各自不同，有的從容愜意，堅定執著；有的迷茫糾結，空虛彷徨；有的無所追求，任憑時光流逝……

在這偌大的世界里，誰與我們的生命緊密相連，誰與我們的喜怒哀樂密切相關？無論是朝暮的相伴還是現實的流離，都會有一份無法間隔的惦念。你是否知道，在這世界八十億分之幾里，我們之間必然有著無法被時空稀釋的親密。

我從不知道自己可以影響別人，我也從不相信可以改變誰的決定。我只是希望，我們在“家人”的信念里，可以同舟共濟，可以榮辱與共，可以生死相依，可以白頭偕老。忘不了，真的忘不了。看到父母傷心絕望時那種椎心刺骨的心疼，看到他們那操勞一生單薄的身影；看到他們皺紋與白髮所投影出的無奈與無助；看到他們瘦骨嶙峋的胸脯宛若一條條百葉窗，我的心在顫抖、在流淚、在滴血，同時升起無邊的感恩。在輾轉反側的無數個失眠的夜里，我細細回想著逝去的生計，覺得愛比恨更加的強烈，面臨天災人禍，關愛往往使一些丑陋的靈魂無地自容。我知道，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人的生活是來之不易的，現實很冷酷，可是它終究不會辜負認真愛它的人。我們努力地計劃著，盡力地建造著，想讓彼此一點點地接近夙願，接近理想之光。一次又一次地離舍使我深深地感到，只要希望在，人間的大舟就溫暖潤澤，永不會傾覆。只要太陽星星與鮮花在盛開，即使末日來臨，我們都會手挽手說不離不棄。與其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倒不如心靈相通，走出迷茫和無助。

我真的信服，錢多錢少，心態要好；悲之禍之，我微笑之。就像這連綿的秋雨，望著窗外陰霾的天空，情不自禁地想起去世五年之久的母親。母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妹妹打來電話，泣不成聲地對我說：“母親癌症轉移，彌留之際，能否擠點時間回家看看母親？”而我因學生即將中考，無法脫身回家看望母親一眼。母親却在臨走時對兄妹說：“永娃工作重要，千萬不要將我的病情告訴他，不能讓他牽挂我，即使我走了，也不能告訴他，他的學生要參加中考，學生重要……”

接到母親去世的消息，我淚如泉涌。兄妹告訴我：“母親臨走時，一直惦記著你，还用微弱的聲音呼喊著你的乳名。”此時的我在綿綿秋雨中一點也不覺得寒涼，因為我的背後永遠有一位默默付出的偉大母親。

（作者單位：重慶奉節明水中學）

## 王老漢的旱烟鍋

□姜義華

每年冬天，王老漢都會伏在火爐上牽拉著頭，佝僂著身子，一副快要咽氣的样子，讓人十分擔心。他已八十有五，膝下兩子一女，孫輩也有幾個，都成家為他添上了曾孫。

一個老烟鍋，一個發黃的帆布帽，一把半殘的老藤椅，扶著他默默忍受季節的更迭。一雙半合著的眼，一身沾有黃土的衣裳，一屋子的土烟味，夾雜著有氣無力的咳嗽聲，一直延續到來年的春天。

烟鍋竿是纖細的水竹做的，非常直溜光滑；烟鍋嘴是鍍銅的，嘴口呈小喇叭形；烟嘴是塑料的，不仔細看還以為是玉，乳白色還有些發亮，含在嘴里時顯得有些滄桑，仿佛一呼一吸間就換了季節。

或許是對王老漢的烟鍋深深著迷，或許是他的暮年讓人感慨，或許是他吸烟的样子像極了記憶中的祖父，我總是不知不覺地邁進他的屋子，陪著他聊些家長里短。他借著光亮，話多了起來，烟霧也多了些來，飄滿了院子。我端著我的茶杯，他喝著他的濃茶，有一茬沒一茬地閑扯著。

“叔，少抽些烟。”我關心著說。

“咳，咳，當當……噢，不得行嘍。”

沒有這烟，咳不起痰嘍。”停了停他又說，“抽了幾十年了，身體早就習慣了，怎麼斷得了嘍！”

“是的，叔，但我見您咳得難受，還是尽量少抽吧。您看快年底了，孫輩的孩子們也快回來了，您老可要多保重呀！”

“謝謝你，華娃兒！你莫小看這旱烟鍋，它對我們這輩人意味著什麼。從大集體到包產到戶，不管是農忙或農閑，身邊都離不開這旱烟鍋。搶耕搶收，累了就要抽一鍋；挖堰修路，累了也會抽一鍋，然後提神繼續干。”

是的，在今天看來，抽烟是讓人厭棄的。儘管這樣，我們仍不能否定老一輩農民的精神世界里，旱烟鍋記載了他們起起落落的旅程，陪伴他們度過了難以適從的窩窩囊囊和唯唯諾諾時刻，當然也成就了他們安寧恬淡和自得其樂的人生。

我明白了，烟鍋子已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



## 碗里的韭菜

□張守剛

一片片青綠在清晨的碗里閃爍  
它們的氣味不同於我熟悉的山野氣息

總會想起家人讓我去掐韭菜的情形  
鄉路扑騰 泥土芬芳  
踩上去格外舒爽

韭菜出沒在田邊地角  
或者在亂石之間  
掐的動作謙遜  
盡量不驚動薄薄泥土

很多這樣的時候  
少年總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  
他碗里的韭菜格外綠  
匍匐在韭菜下面的飯菜  
格外香  
那時的鄉村  
在咀嚼之間格外靜謐  
（作者系重慶市雲陽縣作協主席）

夏天與秋天的交接  
需要一場隆重的儀式  
在立秋這天完成  
站在小院門口的人  
我的父親和堂叔們  
正側耳傾聽  
想知道秋天的腳步聲  
到底來自村東頭  
還是村西頭  
到底來自壩口還是山崗

秋天的早晨如約而至  
收獲的号角準時吹響  
第一個出門的人  
被一夜的家事糾纏  
又被一絲清涼撫慰  
第一個看到朝霞的人  
被農事填滿胸膛  
又被一批霞光穿透  
第一個走出村口的人  
被無數庄稼注目  
又被一把鐮刀催促  
心头長滿久違的喜悅

## 鄉村與秋天

□何軍林

沿著田埂向前而行  
消失在自家稻田  
被龐大的金黃包圍  
被稻穗淹沒  
他要在秋陽的照耀下  
放倒所有的稻谷  
把今天的谷倉堆滿  
當他轉身走向坡地  
當他環顧四周  
大面積成熟的高粱  
霸占他的眼睛  
讓他猜想今年的收成

秋風醞釀了很久  
正在尋找鄉村的縫隙  
可能是北邊的小路  
可能是南邊的小徑  
當秋風吹進村莊  
吹亂我們的頭髮  
還有我們的衣裳

我見小草在彎腰  
看見屋後的竹林在搖擺  
看見村口的桉樹在晃動  
我想知道飄落的葉子  
會不會發出疼痛的尖叫

為什麼傍晚夾雜涼意  
這個秋天的傍晚  
在我們的村莊  
一縷炊烟和一處房頂  
還有一堆草垛  
被你們當成風景和鄉愁  
被我們當成庸常和日子  
當夜幕悄然降臨  
當明月從天邊升起  
坐在桂花樹下  
我也想到過天上的宮殿  
想到過月亮有陰晴圓缺

沒人知道第一場秋雨

到底在哪天落下  
在某個白天還是夜晚  
這已經是第三場秋雨  
或者第五場秋雨  
雨水像一條漫長的河  
從村東頭到村西頭  
從村南頭到村北頭  
淋濕所有的樹丫  
淋濕所有的房頂  
我們像潛伏在水底的魚  
感受一天天變涼的天氣

該發生的總會發生  
該來的季節總會到來  
我見了霜降  
在鄉村的早晨長出露水  
把溫度持續壓低  
像是一種宣告  
秋天已經結束  
接下來的冬天很漫長  
我們只能回想秋高氣爽  
回想那些收獲糧食的日子  
（作者系中國詩歌學會會員）